

介紹方濟生平的單元剛結束，學生因這位學校主保聖人的行事為人不但有所感動，而且有所啟發。在開始另一個單元之前，筆者再次提取學生的記憶：方濟雖然離開世上，但他對主的詠贊卻一代一代地遺留在人間，就如同中國人的「三不朽」，人不在，但他的德行、功業和言語卻流芳百世，影響深遠。學生聽不明白筆者的意思，筆者乾脆讓他們設想自己行將就木，慶幸有機會為自己安排喪禮、立碑和後事等的時候，他們會在碑上寫上甚麼說話，好讓路過墓碑的親人、友人和陌生人對碑下的人有更多的認識或對生命產生體會和啟發。

筆者這麼一說，學生就起了詫異的反應：甚麼？還沒死了呢！是否不吉利？沒甚麼的，人始終有一死，看你怎樣離開！寫啊？真的沒有想過。銘文該怎樣的開頭？……一些學生三言兩語地抒發這突而其來的課業；一些學生一直安靜地不吭一句話。

筆者就利用幾分鐘讓這一群預科生渲洩一下他們的情緒。筆者在黑板上寫了這課業的題目：「我的墓誌銘」。然後就派發紙張著他們書寫，學生的情緒就隨著紙張落在他們的手上逐漸舒緩下來，拿起他們的筆，認認真真地思考。說實在，這題目挺磨人腦袋和情緒的！

……下課的鐘聲……打斷了筆者與學生的教與學。筆者著學生回家完成有關作業。

一個新課節的展開，學生看到筆者手上拿著他們的「傑作」，但筆者沒有半句話提及他們的作業，只帶領學生安靜下來，安靜地默想一個「簡報」^①，作為這課堂的祈禱。

這簡報的說話挺感動人的，何況是十幾歲的年青人！筆者著學生不要做聲，繼續安靜地解讀接著播放的紀錄片^②。

紀錄片的「主角」在退休後，意外地發現自己患了末期癌症；可是，「主角」並未因此而怨天尤人。相反，因著他的慷慨，他能與太太、弟兄、親戚、朋友、鄰居、醫護人員、拍攝隊伍及觀眾等在他的生前死後的時空連成一束以他為中心的放射線條。這一束線條到底放射得有多長多遠，這確實一個未知數！

表面上，這中心好像是「主角」，但深入紀錄片的細節，科學家的主持和紀錄片裡所牽涉的人物在言語行為間流露著濃得化不開的「情」與「愛」。如果沒有這兩種元素，筆者與學生都覺得這紀錄與一份醫學死亡報告無異。學生從而發現「人」之所以「為人」，不單只為了吃喝玩樂和名利權位的追逐，因為這一切會朽壞的「東西」，就好像可見、可觸與可感的「主角」的軀體一樣會變成一袋子骨灰。不過，「主角」的遺願要求太太和喪禮的參與者一起把他剩下的骨灰灑落在友人送給他的玫瑰花圃裡，好能安慰因他的「先走」而悲傷哀

慟的至親和摯友。

那不是說，「人」的愛絕不會因為他的離開而寂滅；相反，「人」因著對「愛」的回應，「人」以精神的形體「存活」在別的「人」的心中。

喪禮中，「主角」的弟弟輕彈著結他，細訴著「去吧，去吧。有一天，我們也會在遙遠的那邊相逢……」。「人」的生命充滿了積極性，包括他的生前與死後。學生投入紀錄片當中，依依不捨那「主角」的遺言，那短短的結他拍子，那「主角」對人的情意，那「主角」身邊的和遙遠的人對他的愛意……生命絕不是輕描淡寫的啊！

如果說每一篇都是佳作，這是不可能的，但這三十多篇的「墓誌銘」中，總離不開「立銘者」的溫情與摯誠。筆者給學生總括他們的作業，接著給他們發還作業。學生在閱讀筆者給他們的「墓誌銘」回應和紀錄片的欣賞後，可能對自己的生命有了新的體會，就以首次的「墓誌銘」為基礎，擬寫一篇更深層次的墓誌銘。

最後，筆者以《格前》13章作這單元的結束。

① 見附件

② 人體漫遊之《生命的盡頭》 BBC 製作